走近跳花棚

黄景隆

在化州市文化馆实物展馆,一组栩栩如生的“跳花棚”雕塑图映入我的眼帘,眼前仿佛又重现了小时候在每年做“禾了社”时,在村中观看的“跳花棚”舞蹈。

跳花棚俗称“跳傩”,据考证,“傩”源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祭祀仪式,以戴木制面具为特征,先有傩舞后有傩戏。经不断的改良及提炼,与当地习俗相结合,形成具有古朴浓郁和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舞蹈,数百年经久不衰,一直流传至今。明朝末年随福建福州府蒲昌县珠机巷大井头村民迁居化州时传入,在化州代代传承,一直延续到当下。据考究,跳花棚俗称“跳棚”,流传于广东省化州市官桥镇长尾公、莞塘尾等村,是民间“傩祭”活动中的舞蹈。相传,每当秋收后,村民便在草坪、土地庙或祖庙前搭棚准备傩祭。在举行跳棚傩祭活动前4天,在傩舞老艺人的带领、指导下,先在村中挑选16周岁以上的男子集中教练吟唱和舞蹈。 正日子那天,焚香供拜、接神安座后,再开棚门表演傩舞。届时,由村老发出号令,锣鼓齐鸣,表演者戴上用樟木雕成的面具,按“科本”一一上棚表演,边舞蹈边吟唱,吟唱内容多为农事耕耘、男女情感、生活趣谈、驱邪除恶以及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物阜民安、五谷丰登等。

读小学时代,到了暑假,秋收丰收季节结束后,乡亲们便集中到村里的土地庙,统一煮好几大锅猪肉粥,连同三牲水果等,首先拜土地公,祈祷年年丰调雨顺,岁岁丰收,人人平安。此为粤西农村普遍做的“社”——包括春社、秋社。

祈福之后,几个村庄的热心人,便组织十多个中青年,在各个村庄轮流跳祈福舞,道具是斧头、镰刀、锄、竹杆等,表演者穿着古代服装,戴着怪异面具,在锣鼓号角伴奏下,边唱边舞,抒发丰收平安的喜悦心情,这个应该是不太规范、不够标准的“跳花棚”舞。

到了读中学时,听说每年秋收过后,化州官桥中火嶂一带村民,在村边田头搭起草棚,跳起原始粗犷的民俗舞“跳花棚”表演。那年暑假,我便相约家乡在石湾这边的同学一起去看“跳花棚”舞。只见表演者穿着古代服装,戴着怪异面具,手持斧头、镰刀、锄头等道具,在锣鼓号角伴奏下,边唱边舞,抒发“驱邪除恶,物阜民安”的喜悦心情。据当地村民说,每到“跳花棚”表演的日子,都会吸引四邻八乡的人扶老携幼前来观看,盛况空前。“秋光好,跳棚舞,庆丰收。”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化州“跳棚舞”进入全盛时期的写照。

后来参加工作了,在电视里看到的“跳花棚”表演,是由化州市文化馆组织策划的,艺术水平比民间原汁原味表演的上了几个档次,但基本表演动作、道具、造型等,一脉相成,真正体现了文化艺术,起源于社会,来源于民间艺术。

跳花棚反映了农耕文化形成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是研究当时当地社会和生产力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历史物证,是研究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的宝贵资料。

2007年,跳花棚被广东省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1年5月23日,跳花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化州“跳花棚”迎来最高光的时刻。

茂名印记

难忘的支持北京奥运活动

巴黎奥运即将开幕,奥运圣火采集和传递正在进行,这引起世人瞩目,也让许多茂名人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举行前夕支持奥运活动如火如荼的情景。

当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广州举行时,茂名石化应邀派出6名员工作为火炬手参加。他们不仅是石化企业不同岗位上的优秀员工,而且是投身业余体育活动的佼佼者。这是当时六位火炬手意气风发的合影。

更令人难忘的是,北京奥运开幕前夕,一位茂名石化普通员工麦国强收到国家体育总局的邀请函,专程赴京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原来,从1990年3月起,麦国强从200元的工资中省出了20元,寄给奥申委,1990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回信麦国强,感谢其对国家体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在此后的11年,麦国强以每月一次的频次,陆续给奥申委寄去132次捐款,总金额达13000多元,获得奥申委颁发的荣誉证书,被誉为“北京申奥捐款第一人”。

图/尤史 文/蔡湛

抓蟋蟀

陈汝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所生长的农村尚处于传统农耕时代,农村的孩童还没条件受现代科技文明熏染,永葆纯朴、天真、烂漫的天性,我们的童年时光都是与大自然一起度过,浑然天成,亲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投身大自然,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玩耍学习成长成了农村孩子的不二选择。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除了跟着大人们学着干各种农活之外,农村的孩童还会到山岭田野玩耍,抓知了、掏鸟窝、钓黄鳝、抓小鱼、捉泥鳅……玩得最多的要数到田间地头抓蟋蟀了,斗蟋蟀是当年农村男童最喜欢玩、最乐此不疲的事。

每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花开鸟鸣虫叫之时,我们就早早期盼着田野里的蟋蟀快快长大。进入初夏,花生长熟开拔之际,花生地里的蟋蟀也长大成年了,跟随大人们一起来到花生地里帮忙拔花生、摘花生的我们,看着一只只健硕的蟋蟀,随着拔出的花生从地里钻出来,时而欢奔乱跳,时而嘶鸣长叫,引得我们这些小顽童早把大人吩咐的摘花生之正事抛到九霄云外,兴致勃勃地追逐抓捕起四处撒欢的公蟋蟀来,抓到一只,便高兴地赶紧用小空瓶子装起来,直到装满,然后盖好瓶盖后,在瓶盖上挖个小孔,不让它们闷死。

等到中午回到村里,顾不上吃饭,便急冲冲地约上小伙伴在操场上挖个不深不浅、不大不小的小圆窝,用一块砖头盖好,再从圆窝里引上一条通道做洞口,整体形状类似一个大号烟斗。随后,从衣兜里掏出小瓶子,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抓来的蟋蟀放入洞口,待蟋蟀进到圆窝后,另一位小伙伴也把自己的蟋蟀以同样的方式放进圆窝,之后,打开遮盖的砖头,兴奋地观赏两只公蟋蟀上演的一场“窝里斗”精彩好戏。只见两只蟋蟀先是相互对峙,鸣叫片刻,像似震摄对方又像为自己壮胆鼓气,随即,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对方,展开攻击,嘶咬对方头部,一面跳跃缠斗,一面不停地振翅鸣叫,嘶咬滚打几个回合过后,负方仓皇从洞口逃走,胜方则停在原地,大声振翅鸣叫,以示庆贺,威风十足。自己的蟋蟀输了的小伙伴不服输,又把另一只公蟋蟀放进“决斗场”里,继续战斗。正当我们的蟋蟀斗得天翻地覆时,大人们忽然来到操场大声叫唤数落我们:“一天到晚只知道玩,赶紧回家吃午饭,再不回就没饭吃了!”我们余兴未尽,悻悻然离开操场,离开心心念念的蟋蟀“决斗场”。

第二天中午,斗蟋蟀好戏依然按时在村操场展开,当自己的蟋蟀胜利了,会得意好几天,并在小伙伴中炫耀,令其他小伙伴无比羡慕却又不服气,直到小伙伴抓到体型更大更凶猛的蟋蟀把自己的蟋蟀战胜之后,自己又再度去田地里寻找更能征善战的下一只蟋蟀王。这种斗蟋蟀的游戏可以一直持续玩到秋天天气变冷为止。于是,花生地、番薯地、瓜豆地、青菜地等都成了我们寻声翻捣泥土抓捕蟋蟀之地,都留下了我们孩童时的足迹和身影,故乡田野里的泥土芬芳和农作物散发出的浓郁芳香,成了自己年幼时最熟悉、记忆最深刻的气息,那是自小根植于心的对故土的深深的眷恋情愫。

有一天,已是小虫迷的自己,又习惯性地从住在村里第一生产队的家,走家窜户,来到第二生产队的另一位小虫迷“欠狗”的家门口,找他去田里抓蟋蟀时,他家的大人见到我,冷冷地说“欠狗”去干活了,没时间跟我玩了。此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该收心干正事了啊。之后,很快我也上小学读书了,从此,再也没玩过抓蟋蟀、斗蟋蟀的游戏了。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当下的孩童早已进入玩手机时代,却失去了返璞归真的童趣。当年我们儿时玩的斗蟋蟀游戏在我国虽是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活动,现在的中华蟋蟀第一县山东省宁津县还经常举办蟋蟀文化节,北京也年年举行蟋蟀大赛,抓蟋蟀斗蟋蟀却成了自己遥远的童年记忆,而故乡故土那特有的芬芳气息却依然深刻地铭在了我的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眷恋不休。

心系蒲公英

谢秀凤

闲暇撷采蒲公英,早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尤其是退休以后,每逢出入田间地头,路经道旁沟渠,看见蒲公英,总会信手拔起,药膳齐享。与蒲公英结缘,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功效,更因为它让我念念不忘那个乡村老中医——信宜怀乡镇云龙乡瓣石村的罗保源医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后经过考核,进入了当时大队开办在小学的初中点,在每年级只有一个教学班的境况下,任教初中三个年级的英语和小学一至四年级的音乐,那时教学条件差,连一台收录机都没有,一星期超过二十节课,全凭一张口授课,常常弄到“唇焦口燥呼不得”。一年多后,咽喉积劳成疾,在热毒诱发下一夜之间肿痛到无法张嘴,水也咽不下去,同事周建武老师翌日见状,步行十几里山路给我请来了他的岳父罗保源医生,事后我才得知罗医生是当地鼎鼎有名的喉科中医。那时交通落后,可已经年过古稀的罗医生步行到我家后,连端到面前的水都没喝一口,静静地打量着我,过了一会,直接用汤匙柄慢慢撬开我的牙缝,穿刺、引脓、喷药、开单方,有条不紊忙过后,他才挺直起码一米七以上的身躯,笑看着我说:“遇到我,你死不了。”离开时,他特意嘱咐我父亲,说药方中有一味蒲公英,最好是鲜草,越老越好,父亲说时下应该少有蒲公英了,哪料罗医生哈哈一笑:“蒲公英是黏着四季的,只是生长的速度和态势不同而已,有人需要它时,它会在某个地方静候着。”后来,父亲果真在离家较远的一个干旱的小山坡上寻回来一把叶子很短小根头却很粗壮的蒲公英。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罗医生已经从山里步行到我家,继续给我穿刺引流喉咙的脓血,喷完药粉,他一边拿着七叶莲头在碗里磨汁,一边拿起放在瓦锅里的鲜蒲公英说:蒲公英又叫黄花地丁,有解热毒、散恶肿、消结核等药效,肥沃潮湿的土壤最适宜它生长,但它的种子飞到哪里就会在那安家落户,就算落在干旱贫瘠地带,它也会把水分储存在根部,默默生长,经冬不死。真难想象,针眼大小的蒲公英种子竟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吃过午饭,我不忍心罗医生独自步行回家,执意拖着病体,用上学时骑的二十八寸五羊牌自行车搭载老人回家,坐在单车后棚架,罗医生风趣地说:“你体重有九十斤吗?刚坐上去时我真担心你会把我这百多斤的老汉给摔了呢,想不到你那么坚强,跟山坡上的蒲公英一个样!”此后一个多星期,我的病情迅速好转,罗医生隔天步行来我家,我骑车送他回去,一路上我们骑行相伴,不时支起单车一起找寻山坡上的蒲公英,拔起一棵棵根头粗壮贴地生长的蒲公英,再细细端详眼前的老人,心中感慨油然而生,“罗医生不就是一棵蒲公英吗?扎根贫穷落后的山村,一旦有患者需要,便不惧严寒酷暑,不图任何报酬,跋山涉水,送医上门,德艺双馨!”

孩提初识蒲公英,只知它清热解毒,嫩叶煮粥滑溜可口;成年再识蒲公英,心中盈满崇敬与感动。“弃落荒坡依旧发,无缘名分胜名花。休言无用低俗贱,宴款高朋色味佳。飘似雨,逸如纱,秋来飞絮赴天涯。献身喜作医人药,无意芳名遍万家。”左河水这首《思佳客.蒲公英》应该是对蒲公英最贴切的颂扬吧?有报载,现代美食专家也认为蒲公英是营养最丰富的蔬菜之一,说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铁、钙、镁、叶酸等,在丰衣足食的当下,蒲公英仍以药食两用的特性跻身菜市、酒楼,或为上汤,或为油菜,让食客大快朵颐呢。

红色故事连载

风起云涌(之二十五)

许向东

乡间农民运动闹得也很厉害,十多个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大搞“一切权力归农会”,“减租减息”。一些以前很强势,在乡里说一不二的大地主竟被以“土豪劣绅”之名批斗游村。像书房岭那样的村庄居然连祠堂都成了农会会址,农会全部掌控了村中事务,完全是穷鬼“话事”,简直代替了政府。公馆圩那些装卸、搬运和打铁行业以及一些作坊之类的工人也成立了工会,居民和小商贩居然也时常跟着学生和农民工人后面搞什么游行。过去威风八面的豪绅现在变得全无神气,灰灰溜溜。世道竟变成这个样子,实在让人看不明。真是昨日不再了!张大拿不由哀叹。梁传文无非是判明我已经没有力量帮他坐上校长位置,甚至恐惧与我接近会有什么不测。因为我这些年做的那些不大拿得上台面的事,上告的人不少,人家虽然不挂在嘴上说,但都略有所知,心中有数,指不定还担心我会被朱也赤板倒而牵连到他,这是明摆着的。这也没有什么好说,因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有谁会愿意成为他人的垫背者?

第十章
狗急跳墙阴谋暗算
精心施计为民除害

以前,无论底下民众如何怨声载道,张大拿都不大当一回事,因为上头有县太爷照着。再多人去上告也动不了我半根毫毛,我该干啥还干啥,该咋干还咋干。这些年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张耀垣一向十分自信。但自从朱也赤带着杨绍栋、刘竹虎来茂南,情况似乎不一样了。朱也赤时不时过来公馆住几天,杨绍栋和刘竹虎则长期“钉”在这里。平民学校办起来,南中赤化越来越甚,公馆周围及整个茂南农民运动持续发展,这让张大拿感到环境完全不同了。人们对他这个区长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敬畏。尤其是近一两个月,有些人甚至几乎直接透出对他的不那么恭敬甚至不满,这从区公署里一些人的说话口气中完全听得出来。最让他担心的是,他以前那些贪污行为可能被揭发出来。朱也赤布置给农会的口号中就有“打倒贪官污吏!”这可是连张远峰知事都害怕的。如果有人向朱也赤举报我的贪污问题,他能不能出面保我还不一定,即使出面就能保得住吗?他不敢往下想。我可不能坐以待毙,要有所行动。首选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做掉朱也赤。朱也赤没有了,杨绍栋刘竹虎对我威胁就不大了。

前天,见朱也赤又来到公馆,风传这次是要调查他贪污之事。张大拿牙一咬:无毒不丈夫!你对我不仁,我就对你不义!于是当即找了两个黑道朋友,打点了一些银子,要他们瞅机会下手,做掉朱也赤,或打残废也行,承诺事成后重酬。那天晚上,朱也赤从南中出来要去区农会开会,走到打铁街与牛车街交接处,这两个人乘着夜幕,趁朱也赤不备动手,岂不知被暗中保护朱也赤的陈亚火等几个打铁工人出手相救。朱也赤只是头上被打了一拳,脖子被划了一刀,流了一些血,并无大碍。原来他们在南中学校大门口跟踪朱也赤的时候就被陈亚火等几个打铁工人注意到了。这几个打铁工人一直盯在后面。见他们要对朱也赤下手,冲上去把这两个家伙痛打了一顿。一个打掉了两个牙齿,一个打断了肋骨。

还好,这两人跑得快,否则被抓住,事情就露馅了。想起来,事情也真够悬的,是时机没选择好,或者是运气不佳,没把事情办成。以后做事可要小心一点。张大拿想起来有点后怕。一招不成,张大拿又心生一计。

张大拿到办公室找朱也赤,说有要事要禀报。进门后,神秘的把门轻轻关上,亲热地说:“朱主委,您我都是本乡本土人,你在茂南工作,一直甚忙,很难找到机会和您说说话。听说你家里没有什么田地,就靠老先生教书塾过日子,收入非常微薄。您薪水又很低,入不敷出。你下茂南,我们在一个楼里办公,就是一家人,您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说着,把一个大牛皮纸包放到朱也赤办公桌上。

“张区长,你这样做就不是了!快把钱收回去!我家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过,没有什么困难不困难的。我每个月都有薪水,比许多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为官一方,理应奉公守法,你我之间不能搞金钱往来这一套。国民政府是不容许贪污受贿的。请你自重。”朱也赤正色道。

“这,这,这.....”张大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我这不是什么行贿,算是相互接济.....”

“快拿走,否则我拿去找张知事了!”朱也赤大声说道。

“好,我拿回,我拿回。”张大拿心有不甘,悻悻的说着起身拿钱走了。“不知为啥,你、你、你也实在太太认真了!”临出门又这样前言不搭后语地嘀咕了一句。

两招不成,张大拿来第三招。

他把在区署文书郭金荣找来。郭金荣是他的一个远亲,由他招募录用的。这些年一直跟着他,成为他在区公署里的一个心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办,尤其是那些比较隐秘而自己又不方便直接出面的事情。譬如向一些官司缠身的商家勒索钱财,或虚构一些开支项目报送会计啦等等。去年张大拿嫌那个姓冯的副区长碍手碍脚,影响他发财,让郭金荣写了一个匿名举报副区长贪污的举报状投送给县公署,县公署把此件转张耀垣处理,张大拿拿着举报状找到这位副区长,说有人举报你贪污。虽然我知道你没有贪污,但上头要追查你,搞不好要将你捕去严加审讯,你很可能会屈打成招,被判重罪,不如趁上面还没有动手,你自己悄悄离职算了。上面如果追问下来,我就替你搪塞过去,说你身体有病,无法履职,回家治病了。上面也就无从追查,你就可以过关。这位冯副区长虽然自知只有过贪图小恩小惠的一些行为,并无贪污,但经不起吓唬,自是按他的办法做,写了辞呈,临走前还对张耀垣千恩万谢。

“区长,您有什么事让小的做?”郭金荣凑近谦卑地问。

“想让你搞一些贴子,就是传单那样的东西,在公馆和高州街上贴一贴,发一发。”张大拿若无其事地说。

“什么内容的?”郭金荣小心翼翼。

(未完待续)